



羅任弗里德著

克拉夫成果將軍

東北書店印行

克拉夫成果將軍

羅任弟里德著

克拉克威果將軍

著者 羅任弗里德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總店
分店

哈爾濱道臺地段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

每冊定價 三五〇元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3000佳

威果將軍

品質佳。3000。

350元

克拉夫成果將軍

M·羅任弗里德作

波羅的海海濱特別軍區空軍司令克拉夫成果中將乘坐司令機飛往里加。列寧格勒的側影遠遠的在模糊的深處盪漾，但伊薩勒大教堂塗金的圓頂還長久的隱隱的發着閃光。這時候司令想起奇怪的，已經從記憶裏消逝的圖畫。

在伊薩克大教堂鐘樓的頂上站着一個驚駭的青年。他雙手扶住欄杆，心臟停止跳躍地癱立着，像俯視深淵似的，望着下面廣場。猛烈的冰風撲着面孔。腦袋旋轉，覺得巨大的教堂似乎在搖搖幌幌，好似它就要傾倒了，就要顛覆了，像遭遇颶風的大船。

這僅僅是十年以前的事情，而那個由於「飛鳥姿式」而顫抖的人，便是十八歲的克拉夫成果，未來的驅逐機飛行士，兩次榮膺蘇聯英雄稱號的空軍中將。

這位著名的驅逐機飛行士是紅軍最年輕的將軍之一。現在他才二十九歲，但是他那驚人的履歷已經可以作為勤人小說的良好材料。

但是我們只講戰鬥的偉蹟。

在短短的記事裏沒法包括這位空戰英雄所經歷的一切，並且這不是容易做到的。可惜格里哥里·潘吉列維赤（克拉夫成果的名和父名——譯註）在戰線上沒有可能經常寫日記。不錯，有時他在戰鬥

之間的空時，在他飛機的翼下，開始作日記，但是每逢火箭手槍發出信號射擊的時候，便把鉛筆投在草裏，技師在空中抓取被旋風機的風捲去的日記本。

要向克拉夫成果探聽戰鬥的詳情也是很複雜的。在遼遠的草原，在前線，寫這寥寥數行短文的作者，來到那機場找克拉夫成果，只能得到一些零碎的消息。在這種「訪問」的時候，不止一次在偽裝的司令處帳幕之上，飛起火箭，在這時分，克拉夫成果便飛到空中，再過幾分鐘，在高高的天上已經聽見射擊——那裏已展開戰鬥。

驅逐機飛行士克拉夫成果的戰鬥生涯是由中將開始的。當他的名字初次在政府的指令中出現的時候，只有不多的人知道他：在空軍服務的時候，因對於作戰訓練工作，很有成就，獲得「榮譽獎章」。

但克拉夫成果中將幻想會有一天他能在真正的戰鬥中為祖國而戰。這裏心期望的時機終於來了。有一次某部隊的指揮員和政治委員召喚克拉夫成果去作非常重要的談話。

「克拉夫成果中尉！」——指揮員說，「——責成你執行政府的一個特殊任務。地點將特別通知。請你立刻整裝待發。」

清晨，當古老的P鎮，就是某空軍部隊的駐在地還沉睡著的時候，有一輛汽車開到格里哥里·克

拉夫成果中將所住的屋子。在這所房子裏，整夜沒有熄火。汽車夫把喇叭一擡，門便立刻打開，一會，中將便伴同他的家人走到右階上。

夜間的風雪掩沒了道路，汽車開到城外，又不得已開了回來。但是因爲，顯然，召喚克拉夫成果去的事情是很緊急的，並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便立刻給中尉預備雪橇飛機，一分鐘都不停留的就送出發了。

在吹雪的旋風中，雪橇飛機在安靜的空曠的街道上飛過，它向首都進發，消失在黑暗中。

過了三天，中尉格里哥里·克拉夫成果和還有幾個飛行士和驅逐機飛行士受了政府的特殊使命，由莫斯科出發。

單調的，緩慢的旅途使慣於在一小時中飛行數百公里的驅逐機師煎熬得忍不住了。

但是鐵路上的旅行終告結束。車站的月台上吹拂着和煦的春風，放射着溫暖的陽光。

克拉夫成果和他的同伴們的今後的路程，是在飛機上繼續。驅逐機師權充旅客而飛行了。這很使他們覺得好玩。一會，飛機昇高了，機艙裏冷起來了，穿着單薄衣服的快樂的旅客凍僵了。

溫暖的空氣吹進縫隙，封凍的窗戶溶化了，太陽在鑲綴的金屬物上閃耀。飛機翼下的流域發綠了，面前出現一個不相識的城市。

不知道，克拉夫成果從這個城市又往那裏去，我們不用深入這些詳情細節，我們只要說，他在一個飛機場上，獲得一架美好的飛機，從前他會時常駕駛這種飛機，他喜愛這種飛機，叫他做『燕子』。

低掛的雲霧遮着青天，氣象觀察者交來無望的報告，但是克拉夫成果和他的好友安東·古平果上尉仍決定飛行。

『燕子』消逝在陰暗的雲霧中，在雲霧的上面，在五千米的高空中，輝煌着陽光暢亮的明天，兩架驅逐機搖晃着翅翼飛向一個地方，在那地方將終於實現直到如今對於他們只是希望，幻想和秘密的事情。

二

他躺在水波漣漣的湖畔的草茵之上，看花盛放的樹蔭之下，花色的小鳥在枝極之間跳來跳去，鳴叫着，唱着。樹上落下芬芳的花絮。花絮在暴熱的空氣裏緩緩的旋轉，落在水裏。飛行士們坐在不遠的地方。銅盔掛在他們的腰間。飛行士們看香信流杆，擲擲骰子。

橫流在城市旁邊的江裏，傳來震耳的聲音。炎陽底下，戴著闊邊草帽的工人們在飛機場上活動着。他們剷除土墩小阜，填平土地，一天亮以來便尖聲的唱着同一的歌曲。

在池畔的蔭下格里哥里·克拉夫成果中將寫信給他的家屬。

『已整整的一月了』，——他寫道，——『我什麼也沒有做。又寂寞，又慚愧』……。

是的，自從克拉夫成果到這城市的那天起，已經一月。他的忍耐已經用盡了，但是他一次還沒有作戰過。

敵人的飛機已經許久沒有出現在N城的上空了。格里哥里·克拉夫成果和他的同伴們，和他同樣年輕同樣忍耐不住的驅逐機師們，一早起便躺在飛機場邊的湖畔，煩惱的注視着信號桿，滿心幻想着桿子會立刻升起信號旗。

最可憫和最苦悶的是敵人就在近處。每天敵人在城市上空肆虐（飛機師們是從報紙和報告上得悉的）。有人已經和敵人打過，有人已經給敵人打擊。可是他們，責成保護N城的飛行士們却必須袖手坐在這裏，坐在這個討厭了的湖畔，等候在這些寂寞了的花樹下面，無盡止的等候着……

低聲的陰沉的警笛聲打斷飛行士的思想。克拉夫成果跳起來。笛聲加重了。似乎，一動也不動的晏熱的空氣都被警笛的貪慾的號叫掀動了。突然召喚的沉痛的呻吟聲警告地衝出了，過了一分鐘警笛響得更銳利，而克拉夫成果也不見了：在信號桿上終於升起顏色旗來了。

心麻木了，後來又跳得更厲害了。克拉夫成果已經不看旗子，不聽警笛，只顧衝到飛機那裏去。警報似乎是從地下迸發出來的，爬行着，散佈在整個飛機場上。工人們彎着腰垂着手奔跑着：

「警報，警報，飛來了！」

飛來了！克拉夫成果成年累月所等候的時機終於來到了。

從四面八方跑來的飛行士，緊張的整隊站在小隊指揮員的面前。站在隊伍裏的克拉夫成果聽見值日者的報告。

「敵人大隊轟炸機，伴同驅逐機越過戰線向我們飛機場飛來……三十六架轟炸機，三十架驅逐機。高度是四千至六千米。」

「再過四十分鐘他們就要飛到這裏了」，——值日者報告完了，指揮員面向飛行士。

「他們……他們就要到這裏了」，——克拉夫成果在思想上重複着。突然他覺得不相信，難道就在現在，難道這樣快就要發生？

青年的驅逐機師想像不出，這將怎樣發生。不錯，他已經作戰過幾百次。但那只是假定的敵人。

而現在……現在是要作真正的戰鬥呀！

簡短的命令——小隊指揮員向前跨了一步，指揮道：

「飛行士，上飛機！」

到空中去打敵人！

（驅逐機師克拉夫成果中將的日記）

「飛行士，上飛機！」——小隊指揮員指揮道。

我承認我在等候命令的時候我有些慌張，背上像有螻蛄爬過。我在思想上檢查自己，我想，我想像，我在空中，在空中戰中怎樣駕御我自己。

遭過了……

這是在離城不遠的地方發生的。閃光的轟炸機向我們迎面飛來。後來我得悉，駐在我們附近的某驅逐機隊，在我們飛起之前，便已昇空和保護敵人轟炸機的驅逐機交戰了。

在最後一分鐘敵人的轟炸機看見我們了。

他們希望輕易的，沒有阻難的飛過城市上空並投下炸彈。突然它們的保護機不見了，新的驅逐機來攔斷它們的去路了。

多麼不開心呀！

轟炸機的隊形由於意外而分裂了。它們分散成個別的小羣，還沒有飛到城市，便開始投擲炸彈。它們已經很近了：一架敵方的轟炸機就靠在我飛機的鼻子前。好似有一個人推了我一下，這一推在意識裏提出：

『到時候了！』

我開火，把子彈像流水似的傾倒在轟炸機的側面。

『開火，開火！』在我腦子裏閃過。——『我在幹了！』

在空中，聽見周圍有漸漸連續的射擊聲透過摩托的吼聲。

閃過轟炸機受傷的一翼，翼下有一根濃煙的黑柱聳起。

戰鬥激烈到最頂點！

天空裏已經很擠了。敵人的飛機分散在半天。我們驅逐機的砲火各處追擊敵機。空中發出辛辣刺鼻的氣息。有白點爆發出來，白點後來變成白雪似的傘——這是敵方飛機師從燃燒的飛機裏跳出來，藉降落傘逃命。

得以保全的轟炸機開快速度飛跑。我追到一架逃機，它向下鑽，我發見，城市在我下面消逝了。我射擊轟炸機的尾巴，但是它繼續飛行，它打算無論如何掙脫而逃掉。

我現在才覺得，神經緊張到極度了。「它爲什麼不燒起來，也不掉下去？」——我憤怒。並且又立刻覺得：『應該抑止些，不要憤怒。不要打不中。』

在瞄準器中看起來，逃走的那架轟炸機似乎離得很近，實際上我們還相隔着很長的距離。

我甚至於氣惱得出汗了。我回頭一瞬，看見後面誰也沒有。我們的驅逐機都各自在追趕逃機，我是孤獨的一個……不，不是一個。我們有兩人，現在，真的，我將是一個人了……

心緊縮起來了……我已到轟炸機的尾巴跟前。我摸一摸所有的彈條。子彈像流水似的拍拍的放着……『好，好秘了！』我自己對自己指揮和喊叫，牙齒緊咬得發痛，一再來一下，再來一下……『烏拉！』

從轟炸機的甲板上流出汽油來。連珠似的子彈照着穿破的甲板上打擊……

在那些轟炸機發亮的上層，放出紅的火燄。從下面沖出來的火與烟，籠罩整個轟炸機。

『完了！』——我有意識上喊了一聲，我看見，敵人的飛機燒起來了。

但是離開『完了』還很遠……

註定要被殲滅的轟炸機，被彈火打得傾側過去了，正在高興的克拉夫成果突然聽見背後有迅速而急劇的引擎聲，好似有人激怒而惡意的用拳頭撞門。

耳中聽到轟然一聲金屬的鳴叫；在這一刹那眼鏡上的玻璃朦朧了，眼睛裏昏暗了，烟與天不見了，無法透視的青色模糊了的視綫，臉好似被火灼燒了。

被意外嚇得糊塗了的克拉夫成果，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

刺鼻的汽油味。窒息的，沸燙的，熾人的熱氣噴着面孔……克拉夫成果用全力把把手向前推，往下降。他還是不能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突然一剎那間明亮了，他看見自己的身後有一架敵方的驅逐機。

『護航機』——克拉夫成果猶豫了，剎那間忘掉了灼燒的痛楚。它從那裏出現的？

但沒有猜想的工夫。克拉夫成果幾乎把飛機垂直的飛行，像蠟燭似的往上指着，去猛撲敵人。衝鋒啊！克拉夫成果把呵着氣水的眼鏡樹下來，但是更糟。刺戟性的汽油痛楚的割着眼睛。

『難道要死了嗎？』——他狐疑的想道。『要毀了嗎？在第一次戰鬥中，在第一次得捷之後？……但是，假使要死在明朗的天空中，那末應該首先消滅敵人！』

克拉夫成果抑住眼睛裏的痛楚，轉一個身，又撲向敵人作正面的進攻。敵人的驅逐機逃避戰鬥，以極度的速率開始遠颺。

突然在克拉夫成果的面前又有一架飛機閃過：眼睛苦痛地被割裂着。克拉夫成果準備和第二個敵人作戰，突然他看見這是一架『燕子』。

『自己人！』透過遮掩着視線的青色的霧，克拉夫成果看到了號頭：9。

『是的，這是安東·古平果。他是來救助的！』心裏立刻輕鬆了。克拉夫成果飛到『燕子』跟前。他歡欣的看到同志的臉。

痛楚更加厲害了。從彈穿的甲板裏滴出汽油和熱油來，敵人的驅逐機逃走了。爲什麼古平果不追敵人？古平果駕着自己的『燕子』和克拉夫成果飛得並行在一塊，點着頭，指著機關槍。克拉夫成果明白了：

『機關槍空了』……

所以古平果把敵人放走了！他不再有了彈了，但是機關槍空了他還是飛來救助……

敵人的驅逐機企圖躲閃，向下飛降。

甲板射穿了是不可能飛行的。應該立刻降落。但是克拉夫成果對於這樣自我犧牲地衝來援救他的同志，頗覺害羞。他會明白嗎？古平果並不知道克拉夫成果的眼睛已經一點也不見，他的面孔已被灼傷了，由於空息的汽油味和熱油氣刺激得沒法呼吸。克拉夫成果決定去追趕消逝了的敵機。他又展開極度的速率，去窮追敵人。

追着了。他們相距不及二百米。

克拉夫成果自己對自己指揮：『開火』，緊壓機關槍的彈條。

這時摩托『起卡』一聲，停步了。

空中安靜起來了。只聽見後面古平果『燕子』的摩托的響聲。高度計指明是在一千三百米高空。克拉夫成果看看地上。一條銀光閃閃的狹長的小河，蜿蜒於被太陽曬得發光的澤地的中央。前面有一個小村子，極目四望，眼睛所能到的地方都聳立着山巒。

『在那降落呢？』——克拉夫成果一面下降着，一面尋思着。這時古平果又飛來了。他用手指着

輪子，搖着頭。

『不要放出輪子來，腹部着地』，——克拉夫成果想着，向古平果點頭稱是。舉起手來，致敬，並表示他不打擾，古平果飛到旁邊去。

澤地上柔和的苔草在太陽光中閃耀着，清秀的綠草閃亮着，耳中風聲呼呼。

土地……土地……

受傷的飛機在地面上掃過。在旋風中像洶水似的觸着綠茵，滑過去，在澤地上爬着，停下。克拉夫成果從飛機裏跳出來，從頭上脫下帽子，向古平果揮動，並且喊叫，好像他的朋友能聽見似的：

好了！你飛回去吧！

於是『燕子』搖着翅膀，迅速的不見了。

戰鬥之後

（驅逐機師克拉夫成果中將的日記）

我經歷了奇怪的情緒，我站在自己飛機的旁邊，目送消失着的古平果：謝謝，親愛的朋友，你救了我！

眼睛痛，腦袋轉，——在着陸的時候，又撞痛了額，左頰和前額撞在瞄準器上，但在奮激中我並沒有覺到痛。我的敵人不見了，可是我覺得，似乎我看見他的面孔，我看到並且記住了。不，不能讓他這樣便當的就走掉。他飛走了，這有什麼用？不，我們還會遇見的！我將在千萬人中找到你，並且

認識，這是你……記住這個日子，像我記住的那樣。同時我也感到快慰。我的第一次戰鬥舉行了，無論怎樣，我也打下了一架轟炸機了。不錯，這次戰鬥的結果並不怎樣好，——手段熟練的敵人騷擾了我的飛機，但是我還是活着，我的飛機也完好着！我在着陸之後的第一分鐘，我把這一切都想了一遍。

從四面八方跑來農民。眼裏和頭裏的痛加甚起來了。壓勒的農民們包圍我，領我到最近有電話的地方去，我留下人看守飛機，自己來到N城。

我飛行不到一小時的距離，我得走一晝夜。到四月三十日黃昏的時候，我才到N城，到部隊報到的時候，正巧在舉行五一節的晚會。我看見週圍的朋友，聽到他們的聲音，我多麼幸福，真是筆墨無法形容！在間歇的時候，同志們給我講極有趣的戰鬥詳情。

在這次戰鬥裏我們一共消滅了十二架轟炸機，九架驅逐機。在被擊下的殘破的飛機中有七十個敌方機師。

在五顏六色的五一節的燈火中我們慶祝勝利。

在節日的喧聲中，尖銳的焦急又包圍着我。快些再去作戰吧，到空中去，打敵人！

三

日子像瞿眼的推進機在不斷的戰鬥中閃逝過去。克拉夫成果在第一次戰鬥之前的慌急已經很久了。

嗎！

自從那次以來，已經過了多少時候，克拉夫成果已經不記得了。每天進行戰鬥，尖銳的經歷的印象混合在一塊，青年『小鳥』像神話似的速度變成經驗宏富的空中戰士了。

從前他便是沉著的，相信自己的人，在初次戰鬥之後，同志們指出，克拉夫成果變得更加冷靜，或者，照這一輩人的說法，——更加『自制』了。

他更加強固的愛那些和他一同作戰的同志，而現在這不簡單是同居在一個遠離故鄉的屋子裏的鄉中間所產生的友誼。警報和戰鬥的日子把他們團結起來了。在激烈的戰鬥中，在生命危險的時分，他們互相援救，他們大家都有了共同的，不可分離的永生的回憶。

不久克拉夫成果失去了戰鬥的統計，雖然一個戰鬥接着一個戰鬥，但是只記得昨天，只記得剛才幾小時之前發生的事情。

克拉夫成果懷着火樣的焦急等候新的戰鬥，當旗桿上早起信號旗，空中發出火箭的時候，當他迅速坐到飛機裏去握住把手的時候，有一種無可比擬的感覺包圍着他。一切——歡欣，自信，恨惡敵人，愛好，『要發生什麼了』，勝利的期待都攪和在一塊了。當他飛起的時候，他覺得，他已經看見和感到在自己的身旁有可怕的五金質的敵機的『尾巴』。

在他的週圍，在他的頭上，在他飛機的翼下，飛着敵人，劈着空氣，打着彈雨，爆發着高射砲彈……危險嗎？他感到危險嗎？他怕危險嗎？他是否警戒，或者說，他是忘記世上的一切，只是碰機會碰機倖嗎？不，克拉夫成果一直記得生命的危險，所以他成為愈益勇敢的飛行士了。他做着各種驚人